



父亲的春耕节

□ 张军霞

过完春节,还没出正月,年前理过的头发,往往又长了。我念叨着去剪头发时,母亲却说:“正月是不许理发的,等到二月二再说!”她这样说,是因为在我们农村老家,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“正月剃头死舅舅。”母亲不见得真迷信,但她有3个弟弟,就算是为了给他们积福,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们在正月里剃头。

父亲对此,往往一笑了之,他心中的“二月二”,装着不知比理发重要多少倍的事情。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父亲这样念叨着,走进放着各种农具的西厢房。我们家没有耕牛,父亲把闲置了一个冬天的锄头、铁锹、铁耙子、镰刀,一一拿出来,用一块铁砂布细细磨去上面的锈迹,再用湿抹布,抹去落在上面的灰尘。清理过的农具,在屋檐下一字排开,父亲像个检阅队伍的将军,绕着它们走来走去,

心里则在盘算着这一年的耕种大计:村西那块地浇水不方便,种红薯;村北那块地距离打麦场最近,种小麦,小麦割完就种玉米、大豆……哪块地用来种菜,哪块地种棉花和稻谷,关系到一家人的衣食冷暖,他都要做到心中有数。

收拾完农具,父亲还要做一件力气活儿:起粪。那时,我家每年都会养一头猪,猪圈和厕所连着,猪常年踩来踩去、拱来拱去,一年下来猪圈里全是又黑又厚的粪泥。父亲穿一双高过膝盖的雨靴,手持粪叉,从猪圈里把粪泥起出来,堆到院子里,这是起粪的第一步,过几天还要用小推车把粪运到地里去,在田间地头堆起来,等风干了好给庄稼施肥。

那时,我们小孩子不懂农家肥的妙处,每逢父亲起粪,都躲得老远,捂着鼻子喊:“臭!臭!臭!”父亲从猪圈里走出来时,已经累得筋

疲力尽。这时,母亲往往已经包好了饺子,父亲就着饺子,喝上一杯小酒,立刻又精神起来。

父亲按照母亲的叮咛,带我们去理发店,他还是愿意相信,在二月二这一天理发,能够给每个人带来一年的好运,这叫“剃喜头”。理好头发,一向节俭的父亲还会破例奢侈一把,走进小卖店,给每个孩子买上几块水果糖,认真地叮嘱我们: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你们念书,我种地,谁都不能偷懒啊。”

至此,父亲才算完成了春耕节的仪式。

多年以后,我生活在远离故土的地方,每逢二月二,耳边没有了当年村里人舞龙时的锣鼓响,却好像总有一个声音在说:“抓紧啊,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。”那是父亲多年如一日的教诲,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,都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,前进的脚步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
咬一口 春如醉

□ 高玉霞

立春了,心里就如同嫩黄的微小花苞,在隐隐约约地,吐出一股香气。早上起来,明明还是暮冬的天,可却在窗口的微光中,感受到了春的气息。闭着眼睛,心已蠢蠢欲动,想穿条绿裙子,去漫山遍野地奔跑。

风有约,花不误。春有约,人不误。

母亲的春天是从她养的一盆盆长寿花开始的,一窗台的红红粉粉,像一群的蝶,舞蹈在春天的眉间;长寿花在母亲的室内,开得姹紫嫣红,绿色散着一把把光,泼泼洒洒,像绿帽子,在母亲的眼眸里缠绕。风虽然刚烈,但大地的心却听着一曲曲春的笛音,开始相思。山该醒了,河水也该醒了,人们该在春的呼唤下,奔着新春而去,人间的繁盛景象,也该润起来!

“立春该吃春卷了。”不知为何,听到春卷就欢愉,这么诗意雅致的名字,是“调羹烙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”。我们该佩服古人的智慧,薄如蝉翼的春饼,卷上嫩绿的泛着光的春菜,卷入口中,食春之味道,春之气息,汨汨流淌,静

静地品春的香!仿佛嚼了一个万物生辉、细密绵长的春天,凛冽又清甜的气息,在一入口时,呼之欲出,那一刻“咬春”的“咬”这一字,是如此诗情画意,如此柔情蜜意,丝丝缕缕都是意犹未尽的春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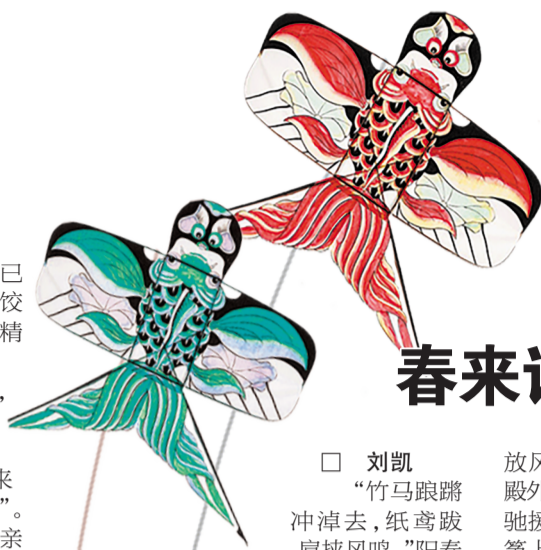
炸春卷,在烟火缭绕的厨房里,是油与面滋滋作响的春声,在美食上,一个“炸”字可以让人浮想联翩,炸出数不尽的欢喜来,如同幽深的峡谷里,偶遇一簇繁花,把薄而软的面皮裹上用水焯熟的豆芽,佐之细亮的粉丝,细细如发的萝卜,并有肉丝、葱姜蒜碎末,一入锅,油花翻涌,如春风拂过,山花朵朵绽放,一时间,清甜酥香味,丝丝缕缕窜入鼻孔,用一碟子,轻轻堆起,春之卷,满堂春秀!

炸春卷的时节,房间里的白掌,正开出两片翻飞的白,似帆船似手掌,洁白清雅,肥厚的叶子绿莹莹的,望一眼,心欢喜,再瞥一眼,嘴角微微上扬!朋友从远方发来问候,正细雨绵绵,这样的天气,南北方的差异,让人心生出细雨霏霏的诗意来,阳光从窗口挤进来,也偷看一眼,竟然赖着不走,脚步袅娜,暖暖一片。

在春日如锦的流年里,如果生在宋代,是不是也会挑一匹花布,裁了做身春裳,坐在牖窗下,边和几个女人说话,边听细雨如泣如诉的雨声,再生出无边的春愁呢?

“春日春盘细生菜,忽忆两京梅发时。盘出高门行白玉,菜传纤手送青丝。巫峡寒江那对眼,杜陵远客不胜悲。此身未知归定处,呼儿觅纸一题诗。”古人真喜欢“生”这个词,“生机”“生春”“生雅”,明明是把青丝韭黄盛在白玉盘里,经纤手互相馈送,却仿佛春从玉盘出,如此鲜活!只是春意在巫峡寒江是隐匿的,诗人春愁已慢慢滋生,把心的欢喜撩拨得如蜜汁浓,却不见春,才愈加盼得紧。不知此时,若炸一份酥脆的春卷,可抵消得这春愁?

真是喜欢“调羹烙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”这一句,把春入眼、入口、入心,春色袅袅,轻柔入怀,别致一格,怕是只有一颗诗意雅致的春心,才会有如此创意!而我只是一个俗人,只想在春气滋生时,炸一盘春卷,用油乎乎的手,放入口中,咬一口,春生万物,万物生辉,春光如醉!



春来话风筝

□ 刘凯

“竹马跟随冲掉去,纸鸢跋扈挟风鸣。”阳春时节,和风骀荡,各式各样的风筝又飘满了天空。寂寥的天空,因此变得多姿多彩,妩媚妖娆。

中国是风筝的故乡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木质风筝便出现了。据史书记载,墨家学说创始人墨子在鲁山(今山东潍坊境内)见鸢鹰翱翔于天空,深受启发,便“斫木为鸢,三年而成,飞一日而败”。这只木质鸢鹰,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只风筝。

“风筝”之名,出现于唐朝。唐代晚期,有人在“鸢鹰”上加入了琴弦,飞上天空后,经风一吹,便发出了悦耳的乐音,于是人们称之为“风筝”。

有意思的是,古人最开始制作风筝时,并非为了休闲娱乐,而是用于军事和通信。据记载,南朝时期,大将侯景发动武装叛乱,将梁武帝萧衍围困于梁都建邺,内外断绝。梁武帝命人制作风筝,系求救信于其上,乘西北风释

放风筝,通知驻军在太极殿外的太子简文赶快率兵驰援。明代时,军中在风筝上拴系炸弹,以四支导火线引燃,飞入敌营炸伤敌军——这种武器叫作“神火飞鸢”。

和平时期,风筝才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玩具。每当东风拂面之时,人们纷纷来到郊野,摇纶放线,将各式各样、多姿多彩的风筝放飞于天空,借以怡情、休闲。古代的很多书画作品、史籍中,均有其乐融融放风筝的记载。

从医学方面来说,放风筝不仅怡情,还具有医疗保健作用。清代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说:“放之(风筝)空中,最能清目。”此外,放风筝还可有效防治颈椎病,并对神经衰弱等有一定疗效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,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春季,大地回暖,呼朋引伴放风筝,看风筝徐徐而起,飞上蓝天,忽而翩翩飞舞,忽而游弋嬉戏,真是令人赏心悦目,乐而忘忧!

围炉煮茶

□ 郑学富

这段时间,社交平台上兴起了一股“围炉煮茶”热。三五好友,围炉夜话,饮酒煮茶,在人间烟火中体验诗意生活。

围炉煮茶在唐宋时期已成时尚。古人非常讲究饮茶用具、饮茶用水和煮茶艺术。白居易《晚起》云:“暖炉生火早,寒镜裹头迟。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。”描绘的是冬日煮茶的情调。古人煮茶很讲究,要备炉,烧炭,看顾着釜中的水微微沸出声音,再投入茶末。唐朝“茶圣”陆羽《茶经》说:“其沸,如鱼目,微有声,为一沸;缘边如涌泉连珠,为二沸;腾波鼓浪,为三沸。已上水老,不可食也。”就是说煮茶“三沸”恰到好处,煮过了,茶味就不佳了。

苏轼是煮茶的行家。宋神宗元丰四年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已两年了。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,大雪初晴,睡梦中的苏轼用雪水煮茶最名贵的北苑贡茶“小龙团”,且有美

人端茶歌舞,好不惬意,于是他兴致勃发,饮茶吟诗。醒来后,他立即把所记梦中残句续为两首回文诗,其一云:“空花落尽酒倾缸,日上山融雪涨江。红焙浅瓯新火活,龙团小碾斗晴窗。”用活火煎茶,用新杯品饮,才能品出茶的味道。

南宋画家马远的《寒岩积雪图》也描绘了“围炉煮茶”的情景。这幅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画面中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峰、溪岸、楼阁和树木,呈现出天地渺茫,山林幽寂的景象。庭院内古松劲挺,屋宇周围有梅花绽放,为静谧的寒夜增添了生机。屋内案上摆放几本书,烛光微弱,二位高人相对而坐,煮茶叙谈,一童子在一旁侍立。

现代人日益追求返璞归真,在古色古香的氛围里,用传统的茶具、燃料,围炉煮茶,再搭配柿子、红薯、砂糖橘、花生等天然零食,忘却忧愁烦恼,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亦是现代生活中的一桩雅事。

